

随 笔

## 春日碎片

□田丰芳(宁夏银川)



新绿。李振文 摄

周末天快亮的时候,风呼呼的。睁了睁眼睛,猫在旁边睡得呼呼的。风呼呼的,猫呼呼的,裹紧被头,心里有点热乎乎的。

三月的第一天,熟悉的一个电台频率再也没有了熟悉的主持人,那些幽默欢乐的声音从此再也听不到了。三月之后的每一个上下班路上,我固执地定格在这个电台频率,它一首一首放着古老的、现代的、温柔的、摇滚的,各种风格的音乐,会不会有一天,那些人会再次出现?

赤脚坐在阳光下的地板上,看鲁米的诗集《在春天走进果园》,楠楠看我的时候带着一大束紫色的美丽鲜花,和这本绿色封皮的诗集。在诗中,鲁米说“生命的湍流几近消逝,又何必担心那些稍纵即逝的事情呢?”

猫是意外到来的。

一年快结束的时候,它来了,生命又重新定义和诠释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:“世间万物皆因爱而维系!”爱如何定义?在小猫那里,答案仿佛更加简单显而易见。我和猫之间,袒露各自的种种情绪,并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反馈。爱并不复杂,只在于真诚,无论好与坏。

三月了,黄河路两边的白杨树仍然是冬天的模样。女儿给我发照片,她那边草地上已经开遍了五颜六色小小的花朵。忽然想起二月的下午,和苏珊娜在塔姆小镇散步。走到小镇外围的时候,回头看,也是五颜六色的房子,像童话里的模样。大片大片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农田,已经翻过一遍地了,散发着潮湿新鲜的泥土气息。一阵马蹄哒哒的声音,是附近马术学校的孩子们出来遛马。一个小小的孩子骑着一匹小矮马。他们从我们身边哒哒走过,一直走到夕阳的那一边,在天际走成一道剪影。

我逃过了冬天最冷的时候,从一个夜晚飞向另一个夜晚。在远离地面几万英尺高的空间,和乌泱泱的一群人一起吃了睡,睡了吃,看书看电影,站起来活动。而窗外仍然是无尽的黑夜。在我已经度过的生命中,从未有

如此长的黑夜。飞机快到达慕尼黑的时候,从机翼上方看见了一轮明月,它静静停驻在云海之上,离我如此之近。而我,已经离家千万里。

今年的春天和那个夜晚一样漫长,又是如此短暂,恍然一梦。在二月的早晨,走进薄雾的森林里,是真的吗?和艾瑞在清澈的小溪边,靠在小桥的栏杆上等着看日出,是真的吗?在一百年前建好的房间里喝下午茶,走进古老的地下室,看战争年代的避难所,红砖地,拱形的屋顶,微暗的灯光,不是一个老电影的片场吗?在歌剧院,我把大衣交给侍者挂起来,他留着一撇小胡子,笑容真挚温和。

在北方的春日,这一切开始细碎碎的浮现。笑容,温和的,真挚的,欣赏的,冷淡的。回家的时候,在机场候机时,那位德国老人期待的笑容。他问我,这是去北京的飞机吗?我说是的。他微微笑着,仿佛还有话要说,我只能抱歉地笑笑。他头发花白,穿着朴素,不远万里去遥远的东方,是不是去圆一个梦?他沉默地坐在候机厅,不知怎么,他的身影让我觉得分外孤寂寥落。也许并不如此,一趟遥远的旅行总是令人期待的。

北方的春日,阳光灿烂的时候,真好。云是扯成一片一片的,有几朵云的边缘白得耀眼。坂本龙一的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》在安静的室内响起,他从年轻时到离去前的不同演绎,从汹涌内敛的爱意到命中注定的绝望和无力感,一直到最后温柔的带着泪的微笑,一个人的生命路程,最后归于平静,这是多么好。

在春日灿烂的阳光里,我看见一个人的沉默,像一片海。海的深处,暗流涌动,海面之上,沉默像金子一样耀眼。也许沉默是对的,时间的河流已经流向了另一片旷野。冬天的风刺骨的冷,那种冷,穿越过来,把沉默冻得更加结实。我看见小小的,孤独的她,原本应该一直是独立在另一个旷野,那真正属于她的旷野。春天来了,旷野应该绿草盈盈了。对,就像鲁米说的:“在是非对错之外,有一片田野。我在那里等你。当灵魂躺卧在那片青草地上时,世界的丰盛,远超出能言的范围。”

朋友说,过段时间,唐徕渠上的玉兰花就开了,我们一起去看玉兰花吧。

好呀,春天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草绿了,花开了。猫在落地窗边晒着太阳,它温柔地看着我,毛发闪闪发亮。

时 光

## 青绿手卷

□王平安(江苏太仓)

清晨的柳丝被风撩动时,总让我想起古画里飘飞的衣袂。那些沉睡一冬的枝条突然醒了,嫩芽在晨光中舒展成半透明的翡翠,垂垂荡荡地扫过湖面。与我一同坐在湖边长椅上的陈教授说,这是春天在研墨——满城深浅不一的绿,可不就是砚池里化开的青黛?

护城河边的玉兰开得莽撞,雪白的花瓣扑棱棱撞碎料峭。拎水桶的老者,握着长杆的地书笔,他聚精会神地蘸水在青石板上写着《春赋》,字迹未干就被燕子衔去,混着新泥筑在廊檐底下。对岸的茶楼支起竹帘,姑娘们抱着琵琶试音,断续的弦声惊起水面细密的涟漪,仿佛春神遗落的轻笑。

正午时分走过新漆的廊桥,木纹

里还沁着桐油香。几位妇人坐在回廊石凳上择野菜,荠菜、马兰头在竹篾篮里堆成小山,指甲盖大小的蓝蝴蝶绕着她们打转。远处建筑工地的塔吊像巨大的毛笔,正在湛蓝天幕上勾勒现代楼宇的轮廓。穿荧光背心的工人蹲在脚手架间吃午饭,不锈钢饭盒反光忽闪,恍若开在钢筋丛林里的银花。

日暮时分的广场最是热闹。退休教师领着穿汉服的孩子放纸鸢,尼龙绳那端飘着青绿山水;穿运动服的青年绕着花坛慢跑,鞋底碾碎去年深秋的枯叶,新生草芽正从裂缝里探头。忽然有孩童指着天空:“月亮长出绒毛了!”众人仰首,见新月裹在淡青色光晕里,像未及晕染的工笔画,又像刚拆

封的瓷器,泛着湿润的微光。

这座古城总在春天重新装订。老门环的铜绿,新漆柱的朱红,拆开的围挡后突然冒出的街心花园,还有晾在巷口的碎花被单,都成了线装书里夹着的花瓣。暮色渐浓时,卖花人推着三轮车穿过桥洞,车斗里大捧的晚樱被路灯染成暖黄,纷纷扬扬落进护城河,变成游鱼追逐的星子。

春是位奢侈的画家,把岁月当成洒金宣纸,年复一年地晕染青绿。而我们都是画中游走的墨点,在石板的裂痕里,在楼宇的玻璃幕墙上,在孩童追逐的笑声里,洩出永不重复的纹路。当玉兰花瓣飘进茶盏,当风筝线缠住柳梢,整座城便成了一卷徐徐展开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每个瞬间都是簇新的题跋。

有 感

## 春树

□陈裕(辽宁营口)

晨光还在朦胧时,柳树树梢已悬满了露珠。整条街的柳树都抽了新芽,唯独它仍在零星地落着旧叶,少许暗红的叶片打着旋儿扑向石砖缝隙,像满头白发的舞者作最后的谢幕。

这棵树在我家楼下,我在四楼的阳台上观察它有好几个年头了。楼下的柳树成排,只有它总比别的柳树晚几天换装,暗绿与明黄在树冠上犬牙交错,彼此依偎,仿佛时光在此处打了个褶皱,不疾不徐。

倒春寒可能是冻僵了半树新芽,只见断枝处留着琥珀色的泪痕。我想,这棵树一定是个慢性子,要不然,它不能不着急迎接春光的到来。

过了雨水节气,雨水真就多了起来。细密的雨丝像挑起的帘笼,一串串一挂挂,世界都遍布了一种线条的美感。雨水整夜洗刷着老树皴裂的树皮,早晨起来遛弯时,忽然瞥见枝桠间浮起薄绿,仿佛一幅铁画银钩的书法中添加了水彩,立时生动活泼起来。刚开始只是星点般的绒芽,不出三日便舒展成半透明的叶舟,叶缘还镶着毛茸茸的金线,煞是好看。

树下坐着几位老人,他们说,这棵大柳树比他们的年纪都大。曾经,一个惊雷削去它半边树冠,也燎焦了主干,它却从地底抽出新苗,把创伤长成了不屈的年轮。“没有人能活过这棵树的”,有位老人摩挲着树根凸起的瘤结,那些鼓包下盘根错节的是大树的根基,还有盖楼时被水泥封住的倔强的侧根。

春天的风有时很猛,我在夜晚模糊地听见树枝断裂的声响,清晨却见断茬处沁出晶亮的树脂,阳光射来恍如凝固的星河。数日后经过树下,竟有嫩枝从伤口处斜刺里窜出,带着初生牛犊的莽撞,把淡绿的触角探向更高处的天空。

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厚了,阳光也调皮起来。它把一片树影漫洩到我的窗台,新叶在阳光的滋润里愈发油亮,而被叶子滤过后的阳光像温过的米酒,泛着稻香。一只衔着草茎的鸟飞入树冠,它在枝丫间跳跃,找到最新嫩的枝叶间搭窝。来来回回几番折腾,一个鸟窝见雏形。

春天里的这棵大柳树像焕发了青春。风来了,树叶哗哗作响,鸟来了,枝条抖动,鸟语欢声,人来了,树荫如盖,挡一片烈日。这棵柳树把落叶当作给春天的情书,将伤口化为迎接鸟雀的臂弯,用荫荫遮日的绿叶为人们送去清爽,在年复一年的荣枯里,默默地陪伴着一方水土。